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我边区一所中学的青少年学生，在解放战争的艰苦环境下学习和斗争的长篇小说。

书中塑造了江忆坪、秦红、王首雨、雷太群、“小不点”、渡曼等一批革命青少年的动人形象。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一边坚持努力学习，一边与暗藏的和公开的阶级敌人顽强战斗，在毛主席“光明在前”的光辉照耀鼓舞下，奋勇前进，茁壮成长，为迎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光 明 在 前

南新宙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4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 1/2 插页：2

字数：341,000 印数：1—20,000

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525 定价：0.56 元

目 次

一	长城烽火	1
二	十字路口	13
三	决定关头	25
四	半夜枪声	39
五	“小不点”	52
六	迈出第一步	61
七	战火纷飞	72
八	转移途中	90
九	驱散阴云	105
十	寻访亲人	121
十一	星夜追队	133
十二	柳庄突围	150
十三	桑沱河畔	157
十四	开学之前	173
十五	学习的主课	183
十六	联中文工团	195
十七	“打炮戏”	204
十八	前方需要你	215
十九	服从组织决定	223

二十	秦红的烦恼	235
二十一	阴沟里的风	243
二十二	纪律和任性	251
二十三	心明眼亮	264
二十四	一场风波	279
二十五	生产养学	288
二十六	牛娃的故事	298
二十七	同志的关怀	313
二十八	“毛主席在陕北”	320
二十九	光荣的任务	330
三十	在阳井前线	342
三十一	慰问亲人	351
三十二	为革命献身	364
三十三	化悲痛为力量	373
三十四	麦收时节	384
三十五	大沱和二沱	398
三十六	光明在前	414
三十七	两件血衣	427
三十八	在风浪中	440
三十九	欢度春节	458
四十	离别的日子	468
四十一	胜利的喜悦	475
四十二	石市相逢	484
四十三	斗争在继续	492
四十四	为了新中国	502

一、长城烽火

秋高气爽，天空蓝湛湛的，望不见一丝儿云彩。在那连绵起伏的群山上，屹立着古老的外长城，雄伟庄严，气势磅礴。一条闪闪发光的大河，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阳光把这一派大好河山，照耀得十分壮丽。

就在这群山和长城的环抱中，有一座不大的山城。市区到处是旧式砖瓦房和四合院。没有多少高大的建筑物，但却有几处广场和花园。街道比较宽阔，行人不多，也很少看到来往的机动车辆，因而没有大部分城市那种尘土飞扬、喧嚣、忙乱的情形，给人一种宁静、清爽、安谧的感觉。清澈见底的清水河，从北部穿过市区，静静地流向东南方，把城市分做东、西两部分，更给山城增添了秀丽的景致。

高楼万丈平地起，
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从解放桥东边人民剧院的广场上，传来孩子们嘹亮悦耳的歌声，荡漾在清水河畔。广场周围簇拥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有手里提着日本军用饭盒的铁路工人，有肩上扛着褡裢的农民，有头戴白色小圆帽的回民，也有身穿长袍、扎着红绿腰带

的蒙民。他们聚集在迎风招展的红旗，兴致勃勃地观看秧歌队的街头演出。广场中央竖着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两行大字：“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一周年”，落款是：“长城口市立中学秧歌队”。“演员们”年纪最大的十八、九岁，最小的才十二、三岁，他们正在平坦而开阔的场地上尽情地欢唱着、跳跃着，红扑扑的脸蛋儿透露出天真和稚气。打头的名叫秦红，十八、九岁，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又粗又黑的眉毛，厚厚的嘴唇，膀宽腰圆，身材魁梧，给人一种粗犷、豪放的印象。他身上穿着深蓝色的工人装，手里握着木制的长柄斧头。后边是一个农民装束、手里拿着木制大镰刀的同学，名字叫王首田，年纪跟秦红差不多，只是身材瘦一些，宽宽的脸盘，也是浓黑的眉毛，大眼睛，高鼻梁，显得温静、英俊。秧歌队的姑娘们紧跟着他俩，挥舞着鲜艳的彩绸，踩着“锵锵”的锣鼓点载歌载舞。不一会儿，秦红和王首田领着秧歌队在广场上编织出“五角星”队形，中央高高举起毛主席的画像。群众中立刻爆发出兴奋的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

秧歌舞锣鼓的旋律逐渐缓慢。秧歌队打了个圆场。接着响起悠扬的管弦乐声。下面开始演出小节目，第一个是表演唱《南泥湾》。

正这时，东山坡上发出了敌机空袭警报，刺耳的汽笛声划破了平静的城市上空。广场上刹时乱成一锅粥，人们不知该往哪儿隐蔽，惊慌地推撞着，盲目地奔跑着；老人跌倒了，妇女们在呼唤，孩子们哭叫起来。这么多乡亲和同学们拥挤在一堆，敌机飞来掷下一颗炸弹，将会伤亡多少人啊！秦红一时不知怎么办，急得浑身冒汗，额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

忽然，人丛中钻出一个英俊的姑娘，飞快地奔上人民剧场高大宽阔的石台阶。她身上穿着灰色的八路军军服，头戴八角帽，腰间扎着皮带，由于紧张的心情和奔跑，那张脸泛着红晕和光彩，流露出果敢和坚毅的神色。

“乡亲们，同学们，不要慌，不要乱挤！”

秦红和同学们正急得没有主意，忽听见这清脆、镇静而有力的喊声，抬头看见穿军装的姑娘，惊喜地呼道：“江忆坪！”看见她，秦红和同学们觉得有了依托，有了办法，心情也镇定一些了，一双双期待的眼睛注视着她。

江忆坪站在石台上，塞外的秋风吹拂着她的面颊，吹乱了她的浓密的短发，一双黑亮的眼睛注视着人群，举起手臂大声喊道：

“大家不要挤在一起，快分散隐蔽！”

一些人开始四散跑去，但是更多的人仍然忙乱地挤做一团，簇拥着，喧腾着，纷乱地移动着。

“呜！呜！呜！”空中响起了紧急警报，已经可以听见敌人重型轰炸机隆隆的吼声。

江忆坪皱着眉头望望天空，又迅速地观察一下四周的地势：身后是人民剧场高大的建筑，东边是工人俱乐部礼堂，西边是解放桥，这些都是敌机轰炸的目标；只有北边是一片开阔地，穿过那里便是茂密的树林。到树林里去隐蔽，现在还来得及。她一纵身，从高台上弹跳下来，冲到秦红和王首田跟前，大声说道：

“快，领大家到树林里去！”

说着，她带头往北挤去。秦红、王首田急忙在半空中挥舞

着镰刀斧头，和许多同学齐声高呼：

“到树林里去！到树林里去！”

人群被带动了，象浪潮一般滚滚涌过开阔地，奔向树林。江忆坪轻轻吁了口气，用毛巾擦去脸上的汗水，照顾着后边的小同学。她看见一个老太太抱着小孩绊倒在地上，忙走过去抱过孩子，扶起老人。老太太跑不快，江忆坪就快步走着照顾她，结果落在人流后边了。这时迎面走来一个胖乎乎的小伙子，身上背一把三弦琴，尽管天空已经看见敌人的飞机了，他一点儿也不在乎，昂首挺胸，甩开两只胳膊，不慌不忙地跨着大步。他来到江忆坪跟前，伸手要接孩子。被江忆坪拦住了。

“雷大莽，你去后边看看，有没有同学拉下了？”

雷大莽不理这一套，两只胖手一使劲，把孩子抱过去了，象拿着小包袱那样，把孩子挟在胳肢窝里，另一只手抓住老太太就走。老太太几乎是两脚腾空，身不由主，踉踉跄跄地被小伙子架着奔跑。

江忆坪扭身向广场看去，那儿已经空荡荡的了；忽然看见小同学吴瑞祥还留在那儿，身子紧紧贴着剧院的砖墙，手里提着一把二胡，伸长脖子，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天空。江忆坪返身向他跑去。

“别怕，跟我来。”江忆坪轻声说，拉住他的手。

吴瑞祥使劲儿点点头，冲江忆坪笑了笑，表示他不害怕，跟江忆坪顺着墙根走去。

“江忆坪！江忆坪！”

一个农村姑娘装束、腰间系着彩绸的秧歌队员，脸上发白，神色慌张，从人民剧场的圆柱后面钻出来，一边呼叫一边

沿着石台阶跑下来。

江忆坪停下来等她：“凌曼，快来！”

这会儿，几架敌机“嗡嗡”地轰鸣着，窜进市中心上空。接着响起“哒哒哒”的机枪声，美帝制造的“达姆弹”打在房屋和街道上，击起一团团砖瓦碎片和尘土。东山坡上，我们八路军的高射机枪开始了射击。敌机的呼啸声和激烈的枪声震撼大地，也震撼着人们的心弦。

显然，到树林里去隐蔽已经来不及了。敌机刚从头顶掠过，江忆坪立刻领着两个小同学向附近的河边跑去，跳下堤岸，伏身在大石下。敌机很猖狂，飞的很低，时而盘旋，时而俯冲，从火车站方向骤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浓重的黑色烟柱腾空而起，随风飘来一阵阵强烈刺鼻的硝烟味，使人喘不过气来。凌曼不知什么时候躲到解放桥下面去了，江忆坪发现吃了一惊：桥梁正是敌机轰炸的目标，太危险啦！她立起身，贴着堤坝飞奔过去，拉住凌曼刚离开桥墩，头顶响起尖锐刺耳的啸声，一架敌机沿着河道上空俯冲下来。凌曼赶紧趴下，江忆坪扑上去用身子护住她。“咣咣！”一声巨响，炸弹落在桥旁的水中开了花，弹片纷飞，烟雾腾腾，炽热的气浪猛扑过来，掀起的沙石和泥浆劈头盖脑地落在她们身上。

凌曼吃惊地问：“你，伤着了吗？”

“没有。”江忆坪放心的笑了笑，用毛巾擦去凌曼脸上的泥水。

过了一会儿，听不见敌机的吼叫声，空袭警报解除了。江忆坪整理一下身上的军装，招呼凌曼和吴瑞祥：

“走吧！”

人们纷纷从河岸旁，树林里走出来。秦红回到广场上，“吱吱”地吹响哨子，放开粗大的嗓门喊道：

“市中秧歌队集合！”

秧歌队员们从四面八方聚拢来，迅速地站好队列。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秦红发出口令。

报完数，他又走到队尾查看了一会儿，八十一名同学全部到齐了，没有人受伤。他扭头看看江忆坪，意思是问：下一步怎么办？

“按计划继续演出！”江忆坪果断地说。

这时候，雷大莽跨着大步来到江忆坪跟前。秧歌队临出发的时候，他被留在学校里执行任务，一个多小时前，校长派他找江忆坪和秦红回学校开紧急会议。他大步流星地刚赶到广场，就碰上了敌机空袭，所以直到这时，他才把返校开会的通知告诉了江忆坪。江忆坪是学校党总支委员兼学生党支部书记，对于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她已经知道一些，于是忙对秦红说：

“校长让你和我回学校开会。”

秦红一愣：“那，秧歌队……”

“由王首田和雷大莽带队。”

秦红把手中的长柄斧头交给雷大莽，要他代替自己扮演领头的工人。管理服装道具的阎雪辉同学从人力车上给他拿来工人服。雷大莽动作利落地换了装。锣鼓一响，秧歌队又出动了，乡亲们又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接着爆发了雄壮有力的口号声：

“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一周年！”

“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

“抗议国民党反动派轰炸边区！”

“反动派必败，人民必胜！”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万岁！”

江忆坪目送秧歌队渐渐走远了，这才和秦红跨上解放桥，快步向学校走去。

“开什么会？”秦红边走边问。

“总支召开支委联席会议。”江忆坪小声说。

“出了啥事，这么紧急？”秦红是个急性子，心里存不住事情，“这些天，国民党的飞机一股劲儿来轰炸，形势挺紧张。你知道，上级有什么任务布置下来？”

江忆坪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秦红立刻意识到这样事情是不能在马路上谈的，就不再吱声了。只是两道又黑又浓的眉毛挤成了疙瘩，快步如飞，巴不得一步跨进校门。

开完支委联席会，江忆坪和秦红走出校长办公室，到大伙房去吃饭。秧歌队已经返校了，同学们吃过晚饭，有的抱着篮球，有的拿着棒球，有的滚着铁环，打闹着，嘻笑着从他们身边跑过去。看着这些无忧无虑，天真活泼的小弟弟小妹妹，想到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把残酷的战争强加在他们身上，江忆坪心里很不安，同时感到自己做为学生党支部书记和校学生会主席，肩上的担子多么沉重呵！

王首田来到她身边，轻声问：“晚上有事吗？”

“你帮忙通知一下，马上开支部会。在六班教室。”

王首田立刻去通知党员们开会。

夜幕已经降落，宽敞的学校大院里静悄悄、黑漆漆的。只有六班教室里亮着电灯，聚集了四十多名同学——学生中的全体党员。江忆坪走到课桌前面，立刻宣布开会：

“同学们，今天下午总支召开支委联席会议，传达了上级党委的重要指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把‘和平’、‘民主’的假面具摘掉了，撕毁了‘双十协定’，在美帝的支持和帮助下，挑起了全面内战。军区最近缴获蒋介石的密令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大规模调动部队，准备发动突然袭击占领长城口。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保障全体教职员工和同学们的安全，上级党委发出战备动员令，要我们尽快转移，撤出长城口。”

江忆坪微微蹙着双眉，态度严肃镇静，说话的声音不高，但是清晰有力。秦红坐在她身旁，脸色通红，噙着厚厚的嘴唇，心情有些沉重。教室里非常安静，同学们睁大眼睛望着江忆坪，他们都被这突然转移的消息惊住了。

“大家对上级党委的决定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提出来大伙儿讨论讨论。咱们党员思想要一致，才能完成战备转移任务。”江忆坪扭头对秦红说，“你谈谈吧！”

“对上级党委的决定，我没意见。学校又不能打仗，干脆转移出去。只是我有个要求，”秦红顿了一下，压低嗓音说，“你们知道，我从小没上过学，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斗大的字认不得两石。打败了日本鬼子，抗战胜利了，党爱护我，培养我，送我上中学。我下过决心要把文化学到手，将来好为党多做工作。可是国民党反动派不答应，进攻咱们边区。一句话，现在不是呆在学校学文化的时候。我要求党批准我参军，上前线

消灭敌人!”

秦红话音刚落，雷大莽接着发言：“秦红说的对，完全代表了我的意见。我有‘优越性’，本来就是拿‘七斤半’的，打仗正用得着我这号人！”

有几个同学“嗤”地笑了。雷大莽过去在抗大七分校受过一年军政训练，还没有毕业，抗日战争就胜利了，他扛了一年七斤半重的步枪，却一直没有捞着上火线，多会儿提起这码事，就懊悔的一劲儿叹气。现在要打仗，他想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我拥护！”白志武举起手说。他入校前是边区政府一位首长的警卫员。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又添补了两句：“要是不让上前线，咱还回边区政府去背驳壳枪！”

秦红、雷大莽和白志武这么一带头，会场上立刻活跃起来，大家纷纷表示决心，争着要报名参军。秦红见大伙儿赞成他的意见，兴奋得咧着厚厚的嘴唇直乐。雷大莽更是“得意忘形”，干脆抬腿坐到课桌上，不住地揉搓着两只胖乎乎的手掌，两眼闪烁着渴望战斗的热情。

江忆坪却微微皱起眉头。会议的进展，同上级要求弄成两岔了。秦红、雷大莽和同学们要求参军的心情她理解，自己也巴不得上前线哪，拿起枪杆子保卫边区，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那多痛快！可是组织上没有这样号召哇！下午的会议上，校长兼党总支书记任建杰说的明明白白，要求党员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协助老师们搞好战备工作，保证学校安全、迅速地转移出去。这当然不是校长个人的意见，而是上级党委的决定。这会儿秦红他们争着报名参军，可怎么引导？……

“喂，支部书记怎不表态？”秦红突然问道。

同学们也都看着江忆坪，似乎只要她一点头，就可以背起背包上前线了。

江忆坪淡淡一笑，摇摇头说：

“这会儿就参军，合适吗？”

秦红一愣：“咋啦？”

雷大莽拍着大腿接上说：

“嗨，这是我们男同学的事！”

“如果需要，女同学一样能够拿起枪上前线！你们抗大七分校没有女同学？”

一句话堵得雷大莽没话可说，同学们不由得乐了。江忆坪瞥了他一眼，接着说：

“总支的决定很明确，交给咱们的任务是战备转移。我们党员和大同学要是参军走了，剩下一两千小弟弟小妹妹怎么办呢？光靠老师们能照顾过来吗？难道把他们留给蒋匪军吗？”

雷大莽听着觉得话茬儿不对，眨巴着一双小眼睛，有些不安地东张西望。忽然，他发现校长不知什么时候来了，正坐在教室门里的课桌后面，注意地倾听同学们的发言。他连忙悄悄地从课桌上面出溜下来，手指头在白志武的腰眼戳了一下，算是给他打个招呼。白志武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回头一看，见雷大莽冲教室门口努嘴，这才知道是校长来了。他认为既然内战打起来了，作为一个革命战士，重返战斗岗位是理所当然的，谁还能反对自己上火线，消灭敢于进犯边区的“遭殃军”？偏偏支部书记不同意，心里觉得实在委屈，所以他看见校长就象遇见了“救兵”，他相信校长会支持自己的意见，说服江忆坪

的。于是他扯着粗哑的嗓门喊道：

“喂，大伙儿先别吵吵，让校长给咱们评评理！”

同学们这时才看见校长，高兴地一窝蜂拥过去。校长由于睡眠不足，削瘦的脸颊有些苍白，但他看到这些党员学生很高兴，笑着说：

“好吧，我给你们评分：江忆坪一百分，秦红、雷大莽、白志武都是五十九分——不及格。”

同学们哄地笑了。

雷大莽象泄了气的皮球，嘀咕说：“得，留级了。”

白志武有点儿不服气：“别慌，就差一分。”

校长解释说：“江忆坪说的对，一千多名同学都是革命的后代，要把他们培养、教育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将来作为新生力量输送到工作和战斗岗位上去。党把这些宝贵的财富交给我们，担子不轻呀！光靠我们几个教职员行吗？要靠全体党员共同挑起这副重担。”他亲切地看着江忆坪、秦红和王首田，接着说：“你们大部分是初一年的学生，可是年龄比初三的同学还大，因为你们是工农兵和革命烈士的子女，是从部队和机关保送来学习的，有些工作经验和战争经验，这是可贵的。总支希望你们很好地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带好和照顾好全校同学，协助学校做好战备转移工作。”

江忆坪发觉窗外有些动静，急忙走过去，只见一个黑影“噌”地一声贴着墙根不见了。

秦红也来到窗前，轻声问：“什么事？”

“有人偷听。”

“谁？”

江忆坪摇摇头。

秦红两眼一瞪：“是大人？”

“不象。是个同学。”

“嗨，是个小捣蛋！”秦红松了口气。

江忆坪又向窗外漆黑的大院注视了一会儿，慢慢转过身子，轻声说：

“转移的决定一宣布，大伙儿心里一定挺乱，校长要咱们留点神，可别出事儿。”

“没错！”秦红不在意地回答了一句。

他俩回到同学们中间。听校长详细地说明了当前战争的形势和学校担负的任务，又领着大家进行讨论。支部大会开到午夜才结束。

二、十字路口

凌曼身上穿着蓝布旗袍，外边套着一件黑色毛衣，独自坐在清水河畔的草地上。河水发出哗啦啦的响声，一轮新月和满天的繁星映照在水波上。她慢慢扬起头，遥望对岸的东山坡；从北方联合大学的校舍里闪烁出一排排灯光。

许久，她深深叹了口气，双手拢住膝盖，任凭微风拂乱她那浓密的短发，重又陷入了沉思。

今天下午，全校召开了战备动员大会。校长讲话的声音一直缭绕在她的耳际。内战打起来了，学校要转移，我怎么办呢？是跟着学校走，还是留在长城口？走，留；留，走，这两个字不住地在她脑海里翻腾。考进市中半年多了，她跟江忆坪、秦红这些大姐姐、大哥哥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亲密无间。她曾经和江忆坪、秦红他们一起，冒着塞外的严寒和风沙，用自己的双手修筑了教室和宿舍，开辟了校园和广场，种植了柳树和鲜花。她曾经和江忆坪、秦红他们一起，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热烈地讨论《解放日报》和《北方日报》社论；在学习鲁迅的《孔乙己》、《祝福》和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作品《丹娘》等课文时，她为中国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和革命人民的英雄事迹感动得流出了热泪。她曾经和江忆坪、秦红他们一起，投入热火朝天的全市民主选举活动，认识到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是真正爱好和平与民主，全心全意为